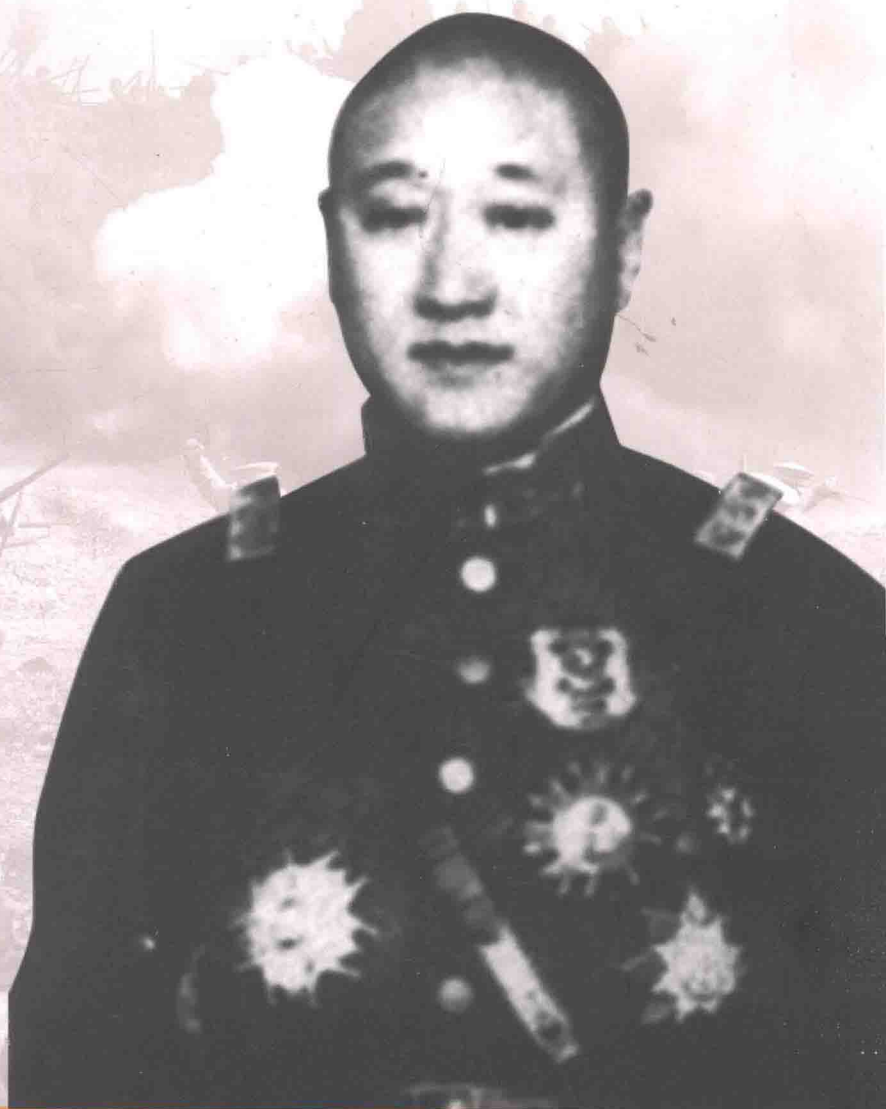


北洋风云人物

徐树铮

董
尧◎著



那是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那是一群如狼似虎的人物

戎马书生，才高气傲埋祸根。

营内拓外，乱世丛中载远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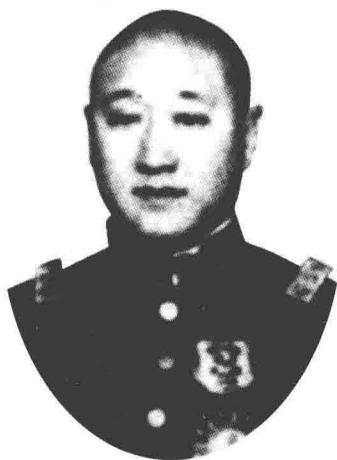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北洋风云人物

徐树铮

董

尧◎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树铮 / 董尧著. --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 ,
2015.11

(北洋风云人物)

ISBN 978-7-5171-1655-4

I . ①徐… II . ①董… III . ①徐树铮 (1880 ~ 1925) —
生平事迹 IV . ①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9144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责任编辑: 邓见柏

美术编辑: 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1.5

字 数 349 千字

定 价 45.80 元 ISBN 978-7-5171-1655-4

目录

第一章

醴泉村的奇人 / 001

第二章

段祺瑞慧眼识秀 / 011

第三章

因祸得福走扶桑 / 025

第四章

奇才初展：“请立共和” / 041

第五章

“大元帅”与萧墙之祸 / 053

第六章

三次长风波 / 065

第七章

丝竹声中起阴风 / 077

第八章

大典与隆葬 / 089

第九章

徐次长重纓冠带 / 101

第十章

短命的洪宪帝 / 113

第十一章

谁来当总统？何必黎元洪 / 123

第十二章

府院同床异梦 / 135

第十三章

段祺瑞欲动干戈 / 147

第十四章

复辟狂张辫子 / 159

第十五章

龙旗飘夕阳斜 / 173

第十六章

再造共和的假货 / 185

第十七章

张作霖并非傻瓜 / 197

第十八章

渔翁得利徐卜五 / 209

第十九章

陆建章命丧津门 / 221

第二十章

柳条箱里逃得命一条 / 235

第二十一章

孙段张“三角联手” / 249

第二十二章

机关算尽无处存身 / 259

第二十三章

困城中的曹大总统 / 273

第二十四章

南通访状元 / 285

第二十五章

状元不问平章事 / 297

第二十六章

“有人敢对特使下毒手么？” / 309

第二十七章

廊坊——“小扇子”毕命之所 / 319

第二十八章

皇藏峪的尾声 / 329

第一章

醴泉村的奇人

冬。1901年。

西风冽冽，枯树摇曳。

著名的古战场徐州地方，昨晚落了第一场小雪，今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，便是一片银色世界。

城南五十里，坐落在南北古驿道上的曹村集镇，鸦雀无声，冷冷清清，独有一位潇洒的青年人，漫步在村头的雪地上，等候北上过路的马车。

他叫徐树铮，萧县醴泉村人，刚刚二十岁。是个十二岁中才，十六岁补廪生，十七岁南京考举名落孙山的学子。自从南京败北，他便冷于功名了，要走向茫茫大海般的社会，去施展他的抱负。

徐树铮缓慢地踱着步子，心里波涛般地翻腾：“社会——是个什么东西？是它最后吞食了我，还是我最后驾驭了它？”

昨天深夜，他立在门边望着飘飘飞扬的雪花，便兴高采烈地想：“我要迎着风雪冲出去了！风雪将淹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污浊，我徐树铮将还世界一个洁白纯净！”

母亲把他唤回屋里，一边轻轻地弹着他身上的雪粒，一边说：“灵，落雪了，天气更冷了，怕是没有过路的车了，你明天就别走啦。”树铮望望体弱的母亲，说：“娘，不怕。择好的日期还是不用更改了。你该知道，我决定了的事情，是从不悔改的。”娘叹声气，再不出声——

四十六岁的岳氏夫人，是一个颇知书识理之人。丈夫徐忠清，虽然头上有一顶拔贡的功名，却冷于仕途，只在乡里守着一个塾馆，为人教理子弟。夫妻身边有三个儿子、四个女儿，树铮最小，也是他们最疼爱的一個。“天下父母疼小儿”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何况，大儿树衡、二儿树簧都已长大成人，终日东奔西走，独立生活了；四个女儿也先后走了三个，只有小女儿患了先天性的软骨病，是母亲的一块心病。

要说岳氏钟爱小儿树铮，却还有一个微妙的原因：据说，岳氏怀着树铮就要临产的时候，竟然出了这样一件奇事——

那夜，岳氏在睡梦中，忽然听得门外有木鱼声，且越敲越响。岳氏忙去开门，却见是皇藏峪瑞云寺的住持性空法师上门化缘。徐家乐善好施，远近闻名。当年瑞云寺遭了大火，变成一片废墟，徐忠清就拿出三年的积蓄，帮助重修寺院，再造金身。如今性空上门来了，自然有求必应。只是，岳氏明明记得，在瑞云寺大火之前，性空法师早被一只恶狼吃了。吃他的那只狼，是深夜趁着法师出来小解闯进禅堂的。狼饱餐之后，发现门已闩死，便无法出去。又值那年寺院萧条，僧侣多云游他乡，再无人开门。日久天长，狼竟被饿死了。因而，当地流传着“吃了和尚饿死狼”的故事。岳氏一见性空，惊恐万状，忙说：“法师不是圆寂了么，今日怎么……”

性空双手合十，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然后答非所问地说：“夫人有大喜临门，贫僧特来致贺。”

岳氏说：“如今年景失收，战乱连连，生活艰难，家事也不顺心，有什么喜事敢劳动法师大驾？”

性空说：“徐门将有贵人出世，老僧这里有灵芝一枝，权作贺礼。愿贵人长命百岁，事事如意！”

岳氏接过灵芝，忙致谢说：“法师一生好善，乡里有口皆碑。不想竟然为恶狼所害，众乡亲都为法师悲伤。今天，法师还来寒门祝贺，徐氏一家永不忘法师盛情。”

“这就不必了。”法师说，“万般世事，都是该来的而来，该去的而去。归根到底，还脱不了一个空字。老僧从不把生死放在心上，功名利禄更与老僧无缘。若不是觉得徐家好善积德，老僧是不会出来送灵芝的。承蒙夫人惦记老僧的生死，我也不得不再多说几句了。其实，世事万端，无不空空，生即死，死即生；有即无，无即有；世人切不可贪婪功名利禄。夫人再得贵

子，只怕难懂这些。老僧也就不愿再说别的了。”

岳氏还想再说什么，性空已飘然而去。岳氏再追，只觉腰疼梦醒，遂生下一子。因为这个儿子是随“灵芝”而来，忠清便为他取了个乳名叫“灵”。

说来又奇。这孩子一落地，便不哭不闹，只圆睁着两只小眼睛，审视面前的这个新世界，似乎什么都明明白白：有人站在面前对他微笑，他也微笑；人点头，他眨眼；人说话，他动嘴；人发怒，他便瞪眼睛。岳氏对儿子的机灵，十分欣慰，但也觉得他太机灵了，只怕成人之后不安分，惹是非……

现在，儿子要外出，岳氏的心自然放不下来。她能够为儿子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已是深夜，她还是冒着雪出去找新婚不久的儿媳夏红筠。

“红筠，你该劝劝树铮，让他别外出了。听说到处都不平静，兵荒马乱的，上哪里去呢？”

比儿子大两岁的媳妇夏红筠，颇有点羞惭地说：“娘，我怎么好劝他呢？由他去吧。”她低着头，又放低声音说：“他还劝我呢，说‘男儿志在四方，总不能困在家中一辈子！’还说‘你也是大家闺秀，读过不少书，该是知书达理，可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咱这片小院子里。’娘，你说……”

岳氏听明白了，知道儿媳是劝过儿子，只是没有劝转。便又叹着气说：“也是个理。男孩子大了，总不能老圈在家里。由他闯去吧，能不惹祸，就是祖宗的阴德了。”

岳氏最怕小儿子外出——早两年，树铮曾只身跑到了清江浦，求着父亲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一份事情做。岳氏硬是放不下心，闹着丈夫忠清把他找回来，并且匆匆忙忙为儿子完了婚，希望能定定他的心，谁知还是定不了。

红筠见婆婆还是不放心，又说：“娘，你别担心了，这次他不是去别的地方，是去济南。到济南去找我哥哥，我哥哥会帮助他、照顾他的。”

岳氏心里一轻。她知道，红筠的哥哥夏仲陶在济南做事。“有熟人照顾，又是这么近的亲戚，一定会帮助的。”她这样想。

树铮一边踱着步子，一边又惦记起母亲来了：“母亲太辛苦了，她把心血都付给了儿女！”

一辆马车满满地装着柴禾飞奔而来。驾车人只在村头打了两三声响鞭，车便向北方飞驰而去。

徐树铮呆呆地抽了一口气。“人家不载人，有什么办法。”

一只飞鹰从西北碧蓝的天空冲了过来，在村庄上空急急打了个转，又向西北去了。徐树铮的目光随着远去的飞鹰，一下子触到了那脉绵绵延延的山岭。由此想起了这座山的悠久而优美的传说——

那座山的古老名称，叫黄桑峪，因山峪多产桑而得名。桑可养蚕，蚕会结茧，茧可缫丝，丝可织锦卖银。大山给这里的穷苦百姓带来了生路。穷人是最不忘情的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！这便是山峪称“黄桑”的由来。到了楚汉相争的时候，项羽彭城得胜，刘邦狼狈逃窜，逃到黄桑峪，便被追兵赶上。他不得不潜进一个石洞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项羽毕竟是个有勇无谋之辈，只知东杀西拼。结果，乌江一败，便淹没于历史，刘邦成了汉家开国的皇帝。刘邦在黄桑峪躲过难，黄桑峪自然和皇家攀上了亲。献媚之辈便把“黄桑峪”更名为“皇藏峪”。自那以后，有人以刘邦平步青云为意，取寺名做“登云寺”。后来，大夫们嫌俗，说“当年我主身藏山谷，天空便出现朵朵瑞云，且经久不散，何不叫它为‘瑞云寺’！”就这样，一峪一寺，使穷山风光起来。自汉至唐，自明至清，代代香烟袅袅，晨钟暮鼓，善男信女，不远千里而来。地方人，自然以此为荣。只是近年战乱、天灾，峪、寺都又冷清了。望着远山，徐树铮挺起胸脯，笑了。

“刘邦当年斩蛇起义时，不过是一位小小的泗水亭长。他能有天下，还不是闯出来的！若是贪恋小沛而终老，怕终生连个七品芝麻官也混不到。我徐树铮经纶满腹，早有‘神童’之称，难道不如一个小亭长吗？！”他觉得离家出走，是他的一条光明大道，他要毫不犹豫地走到底！此时，他再看看生育他的那片小小村庄，竟觉得像一只鸟笼，“我终于飞出来了，要在这无边无际的长空翱翔！”

他的妻子夏红筠踏着积雪赶来了，怀里还抱着一个花布包裹。“红筠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树铮迎上去。

“娘放心不下，让我再给你送几件衣物，说‘北边准比这里冷’，怕你冻着了。”说着，便羞怯地低下头。

树铮知道红筠说的是借口话，其实是她心里不安，有意挽留他——昨晚，红筠在婆婆面前虽然说了一些“男儿志在四方”“济南有哥哥关照”的话，但心里还是有另外想法：“新婚燕尔，外边又兵荒马乱，她怎么舍得让他出去乱闯呢！”树铮去抚摸她抱着包裹的手，疼惜地说：“瞧你手冻得，冰块似的。不让你送，你非送不可。我外出没有事，你在家冻病了，我怎么

能安心？”

“不怕。冻不病。”红筠说，“我只怕你。落了头场雪，还会有二场、三场。偏偏挑选这个时候出门，能不叫人挂心！树铮，改改日子再走不行吗？”

“别改了。”树铮说，“已经定了的事情，就得毫不犹豫地去做。我希望你能体谅我。”

红筠用羞红的双眸望望丈夫，说：“我什么事情不体谅你了？”

“没有不体谅我的地方。我只是……”树铮说，“其实，我也舍不得离开家，更舍不得离开你。可是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我懂。我是你的妻子，我能不懂？”说着，又低下头，眼圈儿更红了。

树铮拿出手绢为她轻轻地擦眼角。说：“红筠，不是说好了么，你怎么又伤心了？别，我走后，一旦有事情做了，我一定回来接你。到那时候，咱们朝夕相处，再不分开。”

红筠笑了。她接过丈夫的手绢，又朝丈夫身边轻轻偎依着，低声说：“刚刚还‘男儿志在四方’，怎么又卿卿我我的了！”“你个坏红筠！”树铮轻轻扭了一下妻子的香腮。南方一阵铜铃声，一辆马车冲过来。

红筠把包裹交给丈夫，一边说：“树铮，你记住，对我哥哥，不必抱多大希望。他是个心胸不宽的人，没有气量；再说，他也不是个有地位的人。万一谋事不成，你就早早回来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树铮接过包裹说，“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。家中事全靠你了，娘身体不好，四姐半瘫，你都得操心。”“你只管放心走吧，该怎么做，我会做好的。”徐树铮上了马车，挥手告别了妻子，付了车资，上道北行，直奔徐州。马铃叮咚，车身颠荡，徐树铮坐下好久，才稳下神来。

那时候，交通艰难，只有去府城的大道上早晚才有马车来往。那马车，车厢车轮皆为木制，长长的车身，中间有个方斗，斗上冬天围布帐，夏天蔽天棚，两只大马驾着，坐五七个乘客，一日能走七八十里路，车资一块银元。有点家资的人才敢坐这样的车，而贫困之家外出多靠步行。

徐树铮刚刚稳神，车上一位老年乘客便笑着搭讪起来：“徐秀才，你要进府城？”

徐树铮笑着，点点头。“老人家也进府城？”

老人也笑笑点头。“你还认识老朽么？”

徐树铮举目一看，此人高高的身条，穿一件长袍，戴一顶毡帽，身边放一个马扎，手中拿一根长竹竿的烟袋，脚上穿一双轻便的牛毛窝鞋，颇有些儿经济行当的司爷气派。徐树铮虽觉面善，一时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了，只好说：“学生眼拙，一时记不起了。”

老人轻轻摇着头，口里缓缓地说出几句话：“中炮七路马过河，车高左炮对屏风……”

徐树铮想起来了，原来是早年在徐州风景区云龙山上摆棋擂的孙老先生。忙说：“抱歉，抱歉！学生当时只是一股初生犊儿之性，论棋技，当然还得甘拜下风，只怕拜老先生为师还欠资格呢！”

“不！”老者说，“我佩服你，你是个高手；不是瞎闯，是技高一筹。”

原来这位老先生在云龙山下摆过多年棋阵，自称“徐属八县无对手！”那一年，徐树铮转学到徐州，与几位同学去游云龙山，有人提及这个孙姓棋手，徐树铮以为“他是个江湖客”，便不屑去结识他。可是，心里却不平，一是自己也觉得棋艺不一般，想出出风头；另外，那天也巧，他们无意中竟走到老者面前。徐树铮搭眼一看，那老者布的棋盘，不仅将自己的老“帅”用钉子钉死了，两侧还写了一副咄咄逼人的联语：

棋坛英豪，四海无敌！

徐树铮一看，便很不高兴。“有多大能耐，竟敢出此狂言？”他停步细观，明白了：原来这老者摆的是一个“中炮七路马过河”的江湖阵。心想：“你这阵只能哄哄村间小儿，略知棋理的人也不屑一顾。”他转身想走。但转念又想，不能走。“听说这老家伙海口夸得极大，并且说‘徐属八县无对手’，我得看看他究竟有多大本领？”

徐树铮一来觉得自己棋艺不凡，识破了这个小小的布阵，一定能够胜他；二来也是少年气盛，常在大庭广众下显示自己，莫说一个江湖佬，一些地方上颇有名气的儒士，也常常对他赞不绝口——

徐树铮走上前去，先向老者要来锤子，也将自己面前的老“将”钉死，然后开局。

那老者原以为这学生只是初生犊儿不怕虎，但见他也钉上老“将”了，便知有三分来头。忙说：“罢哩罢哩。我这把年纪，怎么好和你相争，胜了也不服众家。”徐树铮说：“你若是败了呢？”

老者“哈哈”笑了：“我在云龙山下二十年了，尚未见对手。你还是免了吧。”

徐树铮硬是不同意，非决战不可。并说：“老先生，你请！”

老者见徐树铮非战不可，便施小小一计，以卒吃了对方的车。本想诱徐树铮吃他的炮，徐树铮却不吃，笑道：“老先生想等我的车吃了你的炮，你转身再来个马踩车，长驱直下。我偏偏来个车四进二，你……”

老者知道棋阵被识破了，忙将“帅”拔起，甘拜下风，并声声称树铮为“少年棋圣”。

此事一晃便七八年过去了。大约是老者败得太奇，所以对对手记得准。此次邂逅，又是一路同行，话自然多了起来。老者对徐树铮的棋艺又大加赞扬，并说：“凭你的精灵，我可以说你日后是个办大事的人！”徐树铮谦让着，心里还是乐滋滋地想：“我此番外出，就是想有一番作为。”

路长车慢，正是聊天的好时机。那老者一边赞扬徐树铮的才华，一边还是说：“学生呀，如今这世道，竟是乱呀，世界也不好闯。慈禧皇太后尽是用坏人，弄得朝纲不正，洋人入侵。这不，刚刚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卖国的《辛丑条约》，割了大片的中国土地还不说，还得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，还得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。你说说，中国人能睁眼么？”

“是呀！”徐树铮说，“中国人得争气，得夺回失去的权力！”

“谁夺？”老者说，“朝上朝下，个个昏庸无比，谁去夺回失地？”

“中国如此地大物博，人杰地灵，总有能人的。”

兴许是老者看准了徐树铮气质不凡，也许是当年一败心有余悸，有意奉承他，忙说：“学生，像你这样有才华又敢闯荡的人，中国不多呀！不是我说句奉承的话，我看你是个办大事的人，中国会在你手里富强！”

这虽是一句奉承话，徐树铮听了，心里却十分高兴——

徐树铮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。为了表明自己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，他要效法抗英英雄林则徐。因而，把自己的别号叫作“徐则林”，并且写出长幅，悬在自己的书房。文为：

居恒窃念，儒者读书，要以致用为宗。频年朝政日非，丧师割地，为国大辱。

现在，听了老者的话，更加坚定了信心。“我要把中国变个模样！”

树铮说：“学生不敢说办什么大事，但学生决不甘于当亡国奴！”

“学生，不是我老汉发狂，有个古老的传说，我看可以应到你身上了。”

“不知老人指的什么传说？”

“贵乡萧县，可是一块宝地……”

徐树铮怕他说出一套不堪入耳的俗话，忙道：“是的，萧县古称萧国，已有近三千年历史。当年刘秀被封为萧王，封地就是这里。”

“不，不是说这些。”

“那你指什么？”

“萧县风水好，是能出七十二个人王天子的地方。”

“这是夸张。”

“不是夸张。”老者说，“萧县县城曾叫龙城，有龙山、凤山，注定有七十二个人王天子在这里出世……”

“怎么一个也没有出呀？”

“后来被一个南蛮子把风水破了，本该出的七十二个朝廷，结果只出了七十二个园匠。没听说么：岱山的萝卜茂山的葱，黄里的白菜出山东！萧县世世代代成了蔬菜之乡。”

那老者虽然说的俚语戏言，徐树铮却听得认真，并且觉得事出有因，不可不信，便说：“那蛮子也十分可恶，怎能干出这等坏事？”

那老者见徐树铮半信半疑，又说了话：“说来，那蛮子的本领也算不得高超，破人家风水不到家。你刚才说的那刘秀不就当了皇帝？你是读书人，懂历史，刘邦也得算咱地方人，不是成了大皇帝？徐州府四周就出了十七八个诸侯王。萧县还得算帝王之乡。”

老者说得真真假假，徐树铮并不计较。可是，萧县是帝王乡，徐树铮十分心动。他觉得当今皇帝是不行了。“要是有道，为什么能败到这步田地？一个《辛丑条约》，主权失去大半，国人都得跟着欠债，这不是亡国象征？再说那满朝文武，更没有一人是国主之才。说不定萧县出朝廷，真的要从我徐树铮开始，坐它七十二代……”徐树铮这么想着，便把一个笑脸给老者，然后说：“风水其实是不可靠的。就说那凤阳县吧，十年倒有九年荒，竟出了一个朱元璋；沛县丰邑就是龙凤地么？水旱蝗荒，十年九灾，不是出了个刘邦么？叫我看，生在什么地方不要紧，得会闯荡。俗语说得好‘成者为王败者寇’！难道刘邦、朱元璋一出门就想当皇帝么？不是。但是得有一条，要顺乎民心。就是古人说的，‘得人心者得天下’。”

老者听得徐树铮言语，十分敬佩，觉得他有诸葛孔明之才，虽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。不仅知，还有雄心治理。自然免不了又奉承他几句。直到天色将晚，马车到了徐州城边，他们才下车分手，互道了“后会有期”，各奔东西。

徐树铮在徐州一条小街上觅了一家客栈住下，他无心再游串，因为曾在徐州读过几年书，不想再游了。一宿睡得也很舒适，只是反复几次思考老者路上说的“出朝廷”之事，竟做了一个“出朝廷”的美梦。醒来，不免淡淡一笑。

次日起来，洗漱完了，吃点点心，便匆匆赶去车站，购了北去济南的火车票——

谁能想到，此番出山的这个普通学子，居然成了军阀大混战期间能够左右风云的人物。他依靠自己的才华，依靠皖系军阀这股强大的势力，或在台上摇旗呐喊，发号施令，搅得大半个中国浑浑浊浊，腥风四起；或在各派之间纵横捭阖，推波助澜，使成千上万无辜者人头落地，家破人亡。那段漫长的时期，皖系军阀的重大措施，无不出自他手。他想让中国平静，中国便会相安无事；他要中国乱，中国便会干戈四起。史家称他是军阀大混战中的“小扇子军师”，是“‘合肥’（段祺瑞）魂”“北洋怪杰”。在北洋政府里，徐树铮先后出任过陆部军学司长、陆军部次长、国务秘书长、西北边筹使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等职，被授予“远威将军”称号。

此是后话，且容慢慢道来。

第二章

段祺瑞慧眼识秀